

官長者而不用也且夫使民無欲則心靜

安閑忘一切利益等事故重死而不遠徙

移<sub>七</sub>無欲則無求雖有舟輿<sub>車也</sub>無所乘之無

欲則無爭雖有甲兵無所陳之反朴還淳

不假書契使民如三皇之世復結繩而用

之無欲則不施厚味而甘其食不事文采

而美其服淳朴爲風安其俗各不相慕而

樂其業雖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彼此

無欲無求雖相比之使民至老死不相與

往來上怡怡然無所施下淳淳然無所爲

○如是則焉用什伯之器也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實之言其文不美於俗美言華瀚理不

信實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善道者在行不在辯說<sub>主</sub>於辯者則不爲

善論語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知者明心識本不在多聞廣博務廣博者有所大不知孔子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

而誠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子以貫之

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已

<sub>昔紀</sub>愈有既以與人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耳蓋

聖人無積也欲人付囑護念既以爲人因

勢獲利已愈有既以與人其道弘廣已愈

多所以利他兼自利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老子書終二句以結其德天之道利而不

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紀末

元鄉謁本來子時王屋鄧光求請此書欲鏤

板於世本來子曰此書爲已以記遺忘今

人聞道德之書多自退屈而恐難行无曰

氣與形神若一而能把握陰陽故壽與天

地敵而無有終時此謂之真人若以一爲

法而貫萬事則可游行天地之間視聽八

遠之外此顯淳德而全道者謂之至人其

次次陰陽爲法從八風之理而能處天地

之和內無恚嗔之心故能適嗜忿於世亦

可度百數比<sub>次</sub>之謂聖人若取法則於天地

象似日月辨列宿星辰爲之天文述歲運

察陰陽逆從造律曆分別四時此謂之賢

人其次徇五常百行謂之君子背君子之

行謂之小人自真人至君子不離一氣陰

陽人事皆謂之德若對修德之士言一氣

以前無爲大道雖三賢十聖尚猶生疑何

況小人乎五常百行乃修人理之德尚不

肯行加之大道當自退屈何畏憚耳本來

子曰向有客言昔王雱注道德經少年而

死父追夢魂是荷鐵枷云我不合注道德經故受此苦如是論之書必難行尤曰詳德亦可補於世焉譬如柳七作樂章集觀游詞廢句不過情境使人迷情逐境殢酒色爲奇障閑本心理沒道德至閨門聽之動其情發乎事鑽穴相窺踰牆相從汙失義方何異携人於溝壑任屯田之職作優倫之事爲儒不能駕先聖之道遺淫詞於世以醫愚俗之目此反先聖之道也且兩者罪孰重焉誑說之徒誘業自招而真說難壞又何畏其嘲謔也本來子曰今時尚奇怪如河上公飛昇列子乘風點石爲全經歲不食臉紅髮黑如此之類使人觀相欽服某今貧居陋巷髡鬢蒼白貨築於市畜妻養子與俗皆同若以書示人必招言謗光曰世言舜居歷山象耕鳥耘聖德感召也陸龜蒙曰斯異術也何聖歟孔子敘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矣何感欽之云云猶大成而後薦於天孟子曰堯

舜與人同而好事者張其怪非聖意哉如漢文帝見河上公公乃如雲之昇去地百餘丈而與帝言苟能如是斯異術也此亦好事者張其怪焉列子能六和合一精明所以心凝形釋骨肉都融隨風東西如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耶此物我兩忘又豈果能躡空乘風歟夫乘風履空乃輕舉之術點石爲金乃變化之術經歲不食乃斷穀之術紅臉黑髮乃修養之術皆非道德道德之士者如列子居鄭亦有圃田之業子陽遺粟列子不受其妻柏心可見家貧亦有妻子也居鄭四十年周君大夫視之如眾庶此與鄙俗同也道德之士其同者事其不同者心俗人只取端論事烏識其心如莊子寓孔子見盜跖跖以世間人事論之故不免小人之毀也南華真經云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妄取也今者先生前設道德階梯以顯其次序也不以術法注道者斯可取也直解此經文淺義深典實顯法世

未曾有若言惟只爲已祖師如何利人請示要言告無他託本來子默坐久而言曰五千餘言其要在無欲二字學人但心上無欲此是無上道然無欲二字其義極深故老子首篇先言無欲恐其學人執無欲言有欲又恐殢有又言以有無兩者同謂之玄又恐執殢於玄故將又玄以拂跡此四法者乃入道之門今者學人往往名執一法而反爲病一者學人見說無欲便於心上斷念而求無欲不思斷除便是欲也○此著無病二者將心求法將謂心外有法不知即心是法法即是心存意識在心便是欲也此著有病三者令心凝然依住如木人相似澄定不動此著於玄名亦有亦無病四者拂除玄跡作不依住解存能所之心此著又玄名非有非無病已上皆心有趣向並是汙染所以爲病人能心上無此四病方是無欲今學道人注書者尚自不能離言認玄爲道以又玄爲衆妙之門斯爲謬矣夫爲書當表顯之說其實離此

四法方始見道爲衆妙之門而書以言

爲峯宣可執言生解學人但無纖毫繫念

心如朗日常處空中無有纖埃光明徧照

然後隨方應事如天起雲忽有還無不留  
蹤跡無所住心此名曰德謂無取無捨無

凡無聖無一法可修無一行可得故云平

常心是道又云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學人

到此多自生疑恐落於空遂望崖而退此

非落空乃無心之心也了得無心喚作道

人道人在真人之上蓋真人存意識爲學

○所以道人之下

時紹興庚辰人日頤川陳元卿記其言

而續于後

道德真經論卷之一

卷同

得一

司馬氏註

太史公曰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

之意後人因其篇首之文名上篇曰

道下篇曰德夫道德連體不可偏舉

今從本名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世俗之談道者皆曰道體微妙不可名言老子以爲不然

曰道亦可言道耳然非常人之所謂道也名亦可强名耳然非常人之所謂名也常人之

所謂道者既滯於物所謂名者苟察幾毫無名。

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天地有形之大者

也其始必因於無故名天地之始曰無萬物

以形相生其生必因於有故名萬物之母曰

有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微達

際也萬物既有則彼無者宜若無所用矣然

聖人常存無不去欲以窮神化之微妙也無

既可貴則彼有者宜若無所用矣然聖人常

存有不去欲以立萬事之邊際也苟專用無

而棄有則蕩然流散無復邊際所謂有之以

爲利無之以爲用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玄者非有非無微妙之極致也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美善有迹爲衆所知非美之至者也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

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凡事

有形迹者必不可齊不齊則爭爭則亂亂則

窮故聖人不貴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用皆

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行不言之教其身

正不令而行萬物作焉而不辭心之出也物或未之物至而應無所辭非生而不有存養

萬物而不取以爲已有爲而不恃聖人於天

下不能全無所爲但不恃之以爲己力耳功

成不居不自滿假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汝惟

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

汝爭功不尚賢使民不爭賢之不可不尚人

皆知之至其未流之弊則爭名而長亂故老子矯之欲人尚其實不尚其名也不貴難得

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